

六爻

壹

九万里，
风斯在下，
负青天，
莫夭阏之

「鹏程万里」

Priest

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六爻
壹 · 鹏
万里

Preface 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爻壹·鹏程万里 / Priest 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12
ISBN 978-7-5699-1892-2

I. ①六… II. ①P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6058号

六爻壹·鹏程万里

LIUYAO YI PENGCHENGWANLI

著 者 | Priest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赵 雷

责任编辑 | 张 科

特邀策划 | 码 码 李姣姣

装帧设计 | 商块三 西 少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姚 春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-52249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50mm 1/32 印 张 | 8.25 字 数 | 141千字

版 次 |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| 2018年7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892-2

定 价 | 5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	斩断尘缘	001
第二章	扶摇	021
第三章	修行	035
第四章	后山	085
第五章	天劫伊始	127
第六章	步入仙门	151
第七章	下山	191
第八章	北冥	221

第一章

斩断尘缘

程二郎十岁那年，家里来了个神道的老道，自称同二郎有缘，他爹听说这缘分值纹银二两，喜出望外，当场做主，将他卖给了道士。

今年年景不好，几个月没下一滴雨，眼看着就是颗粒无收的一场大荒。年前程二郎的娘又生了小弟，小弟生得艰难，他娘产后一直虚弱得下不了床，家里少了一个能干活的劳力，多了个整天吃药的病秧子，本就不富裕，一时间更加捉襟见肘。老大学徒已有一年半，再过上几个月，就能让家里见着回头钱，是程家的指望，老幺尚在襁褓之中，做爹娘的割舍不下，只剩下中间一个二郎，纯属多余，叫人买了，到底也有个去处。

二郎临走的时候，他的亲娘破天荒地下了床，红着眼塞给他一个小包裹，里头是几件换洗衣服并一打发面饼子。衣服不必说，

自然是他大哥穿不了改的，饼是他爹头天后晌连夜做的。

做娘的看着年仅十岁的幼子，忍不住在袖口掏了掏。程二郎见她哆哆嗦嗦地摸出了一吊铜钱，颜色晦暗的铜钱突然将二郎冷漠的心弦拨动了一下，他像只冻僵的小兽，在冰天雪地里耸动鼻尖，嗅到了一点儿娘的味道。可那一吊钱叫他爹瞧见了，男人在旁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女人便只好又含着眼泪，将铜钱揣了回去。于是“娘的味道”就如镜花水月，忽悠一下，没有容二郎闻个真切，就烟消云散了。

“二郎来。”他那没滋没味的娘拉了他的手，将他领到里屋，在床沿上坐下，指着屋顶上吊着的小油灯，问道，“二郎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”

程二郎漠然地抬头看了一眼，答道：“仙人长明灯。”

这貌不惊人的小灯，是他们程家的传家之宝，相传是二郎太奶奶的嫁妆。巴掌大的一盏，古朴的乌木底座上刻着几行符咒，没有灯芯，也不用灯油，它就能自行发光，长长久久地照亮那一尺见方的地方。

程二郎一直想不通，这玩意儿除了夏天招虫外还有什么用途，不过仙人之物么，向来不必有什么实际用途，只要在街坊邻里串门时能显摆一二，对于乡野村夫而言，它就是个可以世代相传的

宝贝疙瘩了。

所谓“仙器”，就是“仙人”刻了符咒的东西，凡夫俗子仿也仿不来，仙器品类众多，用途更是五花八门，有不用添油的灯、不怕火烧的纸，诸多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有那富贵人家用的饭碗外画着仙人撰写的符咒，可以避百毒，打碎了以后，一个瓷片就要四两黄金。

“仙人”，其实就是“修真之人”，也称“道人”或者“真人”，据说他们以引气入体、沟通天地为入门，倘或修为再深些，还可以辟谷不食、上天入地，乃至于长生不老、渡劫成仙。

种种传说有鼻子有眼，但真仙人谁也没见过，好仙器更是千金难得。

程家娘子弯下腰，殷殷地看着二郎，近乎讨好地温声问道：“等二郎学成归来，也给娘做一盏长明灯好不好？”

二郎没有回答，掀起眼皮看了她一眼，心里凉薄地想道：想得美，你今天把我送出门，以后我不管学成学不成，是死是活、是猪是狗，都绝不会再回来看你一眼。

程家娘子一怔，发现这孩子不像父母，倒有点她娘家大哥的影子。她大哥是她家祖坟上冒出来的一小缕青烟，从小不像农家子，长了个眉目如画的模样，父母倾家荡产供他读书，十一岁就

考上了秀才，人都说她家落了个文曲星。可文曲星大概是不愿在人间久留，还没来得及考上举人，就病得一命呜呼。大哥死的时候，程家娘子还小，有些印象已经模糊了，现在忽然回忆起来，想他在世的时候，仿佛也是这样，有一副天生地长的城府，不管心里是欢天喜地还是怒火蓬勃，都只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眼，矜持得不动声色，又让人心生畏惧，怎么都亲近不起来。

她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，同时，二郎也好像明白她的疏远，不着痕迹地后退半步。他就这样，温顺且不置一词地将母子两人的生离死别掐了个戛然而止。

就这么着，二郎跟着老道士走了。

老道士自号“木椿真人”，面貌猥琐，瘦得仿佛是三根筋顶着一个脑袋，脑袋上罩着个摇摇欲坠的帽子，领着程二郎，像是个走江湖卖艺的草台班主领着他新拐来的小跟班。

二郎还是个儿童的相貌，内里却已经有了一颗大人的心。沉默地走出几步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见他娘身后背着个破背篓，背篓里是他熟睡的小弟，他爹低头默立在一边，不知是叹气还是愧疚，不肯抬头多看他一眼，像个灰不溜秋的影子。

爹娘对他有养育之恩，可惜他们的恩情半途而废，养育了一半就不要他了，那么充其量也就是功过相抵。爹娘眼里没他，这

没什么，把他卖给一个三角眼的老道士，这也没什么。总不过是断了这人事音书，当自己是块天生地长的顽石罢了。

二郎毫不留恋地收回目光，抬头看了一眼牵着他的师父，渺茫的前路像是无边的黑夜，而他手里握着一盏程家传家宝那样的灯——虽是个“仙器”，却依然只能照出脚下几寸的光晕，中看不中用。

出行一般有两种方式：一种叫作“游历”；另一种叫作“流窜”。

二郎跟着他的便宜师父，风餐露宿不说，还要被那老货灌一耳朵歪理邪说，实在是连“流窜”一说也配不上。

那木椿老道自称是个修行的仙人，但程二郎左耳听右耳冒，一个字也不信。

世间异想天开、想要叩问仙门之人，一度多如过江之鲫。先帝时，坊间大小门派好比雨后河坑里的蛤蟆，什么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，只要家里子孙繁盛不缺崽子的，都一窝蜂地托关系，送娃娃们去“求仙问道”，学一些“胸口碎大石”之类的把式。当时炼丹的人比做饭的人多，诵经的人比种田的人多，好些年一度没人正经读书习武，不事生产的江湖骗子们四处乱窜。最荒谬

时，一县之域不过十里八村，修仙门派却可多达二十来个，从东头排到西头，也不知从哪儿买的一本半新不旧的狗屁心法，就敢打着修仙的旗号敛财招人。这些人要是真的都能飞升上天，也不知道南天门装不装得下这许多阿猫阿狗。

连打家劫舍的山匪都要跟着起哄架秧子，将原本那些“黑虎寨”“饿狼帮”改名叫“清风观”“玄心馆”，再弄来一些“油锅取物”“张嘴喷火”之类的戏法，劫道之前先叽喳乱叫地表演一番，通常能将过路人唬得“慷慨解囊”。

先帝爷行伍出身，是个暴脾气的粗人，感觉百姓们照这么乌烟瘴气地修下去，非得国将不国不可，于是一道谕旨下来，要将这些个横行乡里的大小“神仙”统统抓起来，不管真神还是假仙，一律全部发配去充军。这道谕旨没来得及出宫门，满朝重臣就听到了风声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夜从被窝里滚出来，跑到大殿前排队。官小的在前，官大的压轴，预备挨个撞死在大殿的前柱上，唯恐皇上得罪上仙，断送了国祚。

先帝不便让满朝文武当真肝脑涂地，再者那蟠龙柱也受不了。他老人家被逼无奈，只好收回成命。隔日，先帝令钦天监分出了一个“天衍处”，着太史令直接监管，拐弯抹角地请了几位货真价实的真人坐镇，规定往后大小仙门，需得报经天衍处核实，核

实真假后颁发铁券，才能招收弟子，禁止民间私立门派。

泱泱大国，纵横九州，东西千里，南北不通，想要令行禁止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朝廷连劫道拐卖的都肃不清，哪管得了仙门招不招弟子？真仙门根本不把世俗皇帝放在眼里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心虚的江湖骗子们多少收敛了一点，但收敛得有限——什么铁券铜券的，也不是造不了假。

不过先帝的苦心也不算完全白费，朝廷几次三番地折腾、清查、整肃，虽然收效甚微，但民间的修仙热情被削弱了不少，加之邻里远近，没听说过谁真修出什么名堂来，大家也就回归田园，不怎么白日做梦了。到了今上即位，民间修仙风气犹在苟延残喘，疯魔劲却已经过了，今上深知水至清则无鱼，对那些以修仙为名的骗子，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民不举官不究。

村里有个久试不第的老童生开私塾，程二郎闲来无事，常常爬上私塾外的大树偷听，这些前因后果老童生都讲过，因此在他眼里，那“木椿真人”就是个老骗子。

木椿真人摸着两撇小胡子，兀自扯淡道：“我派名叫‘扶摇’，你知道什么叫‘扶摇’吗？”

老童生对这些神鬼佛道深恶痛绝，自然是不肯讲的，程二郎受其开蒙，也是满心不屑，偏偏这骗子管饭，因此勉强做出了洗

耳恭听的样子。

木椿抬手一指，他这一指仿佛带了什么灵通，所到处，一阵疾风无来由地升起，打着旋，卷着地面枯草腾空直上，枯草凹陷的叶片有一线凌厉的枯黄，被一道天降的闪电照亮，几乎晃花了二郎的眼。

这怪力乱神的灵通一指将小小的少年看得目瞪口呆。

木椿其实也没料到这一变故，当即一愣，但眼见自己唬住了这面冷心热的小崽子，便又不动声色地缩回了手。他将枯瘦的双手揣进袖中，神道地卖弄道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——此为扶摇之名的由来，懂了吗？”

二郎不是很懂，对不明力量的敬畏和对旁门左道的不以为然彼此纠缠了一会儿，然后带着不以为然的敬畏，勉强将木椿与他家墙头上的破灯放在了同一位置上，故作懵懂地点了点头。

木椿问道：“你有大名没有？”

二郎低眉顺目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见你资质上佳，将来或有腾天潜渊之能，非池中之物。”木椿一边说，一边掐着手指。片刻后，仿佛算清了二郎一生的兴衰起伏，他拍了板：“为师便赐你‘潜’字为名，好不好？”

这番鬼话虽然信口开河，但毕竟是好话，程二郎没什么意见，十分爽快地点头道：“是，师父。”

木椿听闻“师父”二字，耳根一动，正打算说什么，谁知天道不肯再给他面子，他嘴还没来得及张开，牛皮已经漏了，只见雷鸣过后，一阵大风气势汹汹而来，兜头将师徒二人面前的篝火灭成了一把死灰，紧接着便是狂风大作，风雨雷电几位大神一同吊起嗓子，从西边喊来了一番来者不善的天色。

木椿再顾不上装神弄鬼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，有大雨！”

他一跃而起，一手扛起行李，一手拎起二郎——程潜，迈开两条芦柴棒一般的细腿，长腿野鸡似的倒起了小碎步，落荒而逃。

雨来得太快，纵使“野鸡”双腿长得非同寻常，也没能免过变成落汤鸡的命运。木椿将程潜揣在怀里，扒下自己的外衫，聊胜于无地罩着怀里的小男孩，一边撒丫子狂奔，一边大呼小叫道：“哎哟，坏了，这雨大的，哎哟，这要往哪躲啊？”

在程潜的一生中，差遣过代步走兽飞禽无数——这恐怕是他坐过的最颠簸、废话最多的一头了。

风雨雷电声与便宜师父聒噪的喋喋不休混成一团，他脑袋上罩着师父的袍子，两眼一抹黑，忽然嗅到那外袍上有一股说不清的木头香。师父一条胳膊将他揽在胸前，腾出一只手，始终护着

程潜的头顶，老男人身上条条分明的骨头硌得程潜生疼，然而怀抱与保护却又都是货真价实的。

程潜默默地从衣缝中窥视着雨幕，有生以来，第一次被当成一个孩子，享受到了理所当然的照料。他细细体味了片刻，暗自认了师父，并且单方面地给了木椿真人一道“特赦令”——只要师父不将自己转手卖了，哪怕这位老道满嘴屁话、一肚子旁门左道，他也原谅到底。

程潜乘坐着一匹瘦骨嶙峋的师父，湿漉漉地到了一座破败的道观。

先帝年间，大规模地清理了很多野鸡门派，也留下了不少野鸡门派的“遗迹”，后来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乞儿们落脚的地方。程潜从木椿的外衫中挣出一个小脑袋，一抬头，就与道观供奉的“大仙”看了个对眼，当场叫那泥做的大仙给吓了一跳——只见那位头上包着两个髻，饼脸无颈、满脸横肉，左右两颊上各有一圈通红，下面一张血盆大口，笑出满口参差不齐的牙。

师父自然也看见了，忙抬起“鸡爪子”遮在程潜的眼睛前，愤然道：“桃红袄子翠绿袍，这样淫邪的打扮竟还好意思在这里吃供奉，修真之人清心寡欲，要时刻注意言行，打扮成这副唱戏的模样，岂有此理！成何体统！”

年幼的程潜由于见识有限，一边不明所以，一边有点震惊——木椿道长这老骗子竟还知道什么叫“体统”。

正在这时，一股缥缈的肉香从破道观后面传来，清心寡欲的师父喉头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，顿时说不下去了。他一脸古怪地领着程潜转到了淫邪的塑像身后，只见那有个比程潜大不了两岁的小叫花子。小叫花子不知用什么器具，在道观后堂地面上刨了个洞，正在里面烧叫花鸡，他敲开泥壳，一阵香气溢得到处都是。

木椿又咽了一口口水。随即，他老人家将程潜放在了地上，身体力行地为小徒弟表演了一番何为“修道之人要时刻注意言行”。

他先将脸上的水迹抹净，揣好一个仙风道骨的高人笑，这才迈起忽忽悠悠、左摇右晃的莲花步，飘到小叫花子身边，说了一番长篇大论的花言巧语，描绘了一扇穿金戴银、吃饱穿暖的海外仙门，将小叫花子说得两眼发直。

木椿和颜悦色地对着小叫花子哄骗道：“我看你资质上佳，将来或能腾天潜渊，兴许有大造化——你姓甚名谁，可有大名？”

程潜感觉这一番话有点耳熟。

小叫花子虽然颇有些浪迹天涯的狡黠，但年纪还小，活生生地被师父忽悠出了两行清鼻涕，呆呆地答道：“我叫小虎，不知

道姓什么。”

“那你便从为师姓‘韩’吧。”木椿捋着山羊胡，润物无声地确定了师徒名分，“为师且赐你个大名——单名一个‘渊’字，好不好？”

程潜：“……”

韩渊，含冤……真是又吉利又喜庆。

师父想必是饿糊涂了，面对皮焦肉厚的叫花鸡多少有些口不择言。

小叫花子——韩渊虽然比程潜年长一点，但是按照入门先后，反而成了他的四师弟。程潜这个“关门弟子”只当了几天，就摇身一变，成了小师兄。可见扶摇派这后门关得不大严。

至于那只香飘十里的叫花鸡，自然多半都孝敬进了师父的肚子。

鸡也堵不住木椿真人喋喋不休的嘴，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说教癖好，边吃还边问道：“鸡是哪来的？”

韩渊一条灵舌，有点绝活，啃鸡骨头不用手，囫圇地塞进嘴里，腮帮子鼓了几下，就能吐出一个干净完整的骨头。他“呸”一声，粗鲁地喷出了嘴里的骨头，回师父的话道：“前面村里偷的。”